

小豆 著

留学生海外遭遇记



中国华侨出版社

留学生海外遭遇记

• 小 豆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0 号

留学生海外遭遇记

小 豆 著

*

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发行

北京星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10.25 印张 238 千字

199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6.60 元

ISBN 7-80074-680-1/I·267

内 容 提 要

确实经历了很多。确实。

许多经历包括那些脚下的，不过更多的是那些心中的。

……

在那个纽约炎热的夏天里，作者第一次尝到了手铐的滋味。

在芝加哥那个恐怖的夜晚中，一个走投无路的叛逃者，在电话里哭着向作者诉说。

在那条阿姆斯特丹小街上，女孩子们笑着出卖着自己。那中间竟有一个象是在哪见过的人……

反对出兵海湾的英国市民聚在街头，作者好奇地向他们走去。

把自己的自尊心留给了那个诞生过希特勒又毁灭了他的城市之后，作者一路向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打架的地方逛了过来。

五天六夜，西伯利亚就是这样地将两个故事联在了一起。

北京变了。人变得更厉害。

为什么一下子所有的中国人心理都失去了平衡，从黄河到长江，作者悄悄地寻找着我们民族的支点。

然而，在茫茫的人海中为什么总也找不到那些丢失的东西。

……

当所有的人心中带着一个个大大的惊叹号向外边的世界冲去时，作者却带着一个句号从大洋的那边游了回来。于是，作者的身边开始围起了越来越多的问号。

外边的世界真是那样美吗？她问作者。作者久久地看着天花板，笑了笑。

“有空的话，请你……”

序

关于我是什么时候学会走路的，我已经记不清了，这件事我想能搞得清的大概也就是我的母亲。我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长大后，我一直对走路这件事很有兴趣。于是，都走了什么路，怎么走的，每在无聊之际常常回想不已。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歪歪斜斜地走了过来，还将摇摇晃晃地走向前去。不过和不少差不多大的朋友们有点不太一样的是，我这人对留在路上的那些深浅不一的脚印有一种特殊的怀恋。因为许多地方在变成我的脚印之前我的目光和期望曾在那里徘徊过。

有个伟大的朋友在他走过了六十多年的伟大的历程后，曾慨叹曰：万里长征只走过完了一步。我知道我很渺小，渺小到我不敢在自己语言之中过多地加上诗味儿，我所能感慨的是，三十多了，路也走了一半儿了，远远地围着那个童年时就在立在我目光中的目标也不知绕了多少个圈子了。不过，我想也许不仅仅是我吧，生活中多数人还活得很累，很失望。和很多同龄的人一样，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都有一座或高或低的山要去爬，而我们许多失望又在于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去爬。不过人类最大的悲剧还在于，即使有一天那座山你上去了，可当你环目四望时，你会产生一种更深切的失望。

回头看去，这些年来留在自己身后的脚印是那么的凌乱，一路匆忙地走来，又一路匆忙地走去，北京，东京，旧

金山，芝加哥，纽约，伦敦，布鲁塞尔，柏林，华沙，莫斯科，北京……

下面你要看到的就是一串留在这个诺大的世界上的脚印，一串当代中国青年人的脚印。

小 豆

1993年5月

目 录

早晨的散文.....	(1)
东行漫记.....	(45)
寻.....	(112)
大洋两岸的平衡.....	(116)
展览会.....	(161)
四月二十九日后面的狂想.....	(243)

早晨的散文

——人生散记之一

我拖着劳累的身子走进家里，把脚上的鞋子顺势踢飞，两只位置很低但级别不贱的兄弟一前一后地飞进那个黑黝黝的角落，象是惊扰另一群朋友的梦，一只只黑乎乎的蟑螂从角落里爬了出来。

困意把那号所谓的责任感给镇压了之后，我疲倦地往长沙发上一躺，然后把那个古老的成语革新了一把，将顺手牵羊改为随手抓枕，垫在头下，闭上了眼睛，跟随着沉重的眼皮，大脑带领它的四肢和五脏冲向了梦乡。

是有那么点俗，可还是不想脱出来，就在这时……

嘀嘀嘀嘀，一个遥远而有点神秘的声音隐隐约约地响了起来。

真讨厌，我在沙发上翻了一个身后把头埋在枕垫里，象是在躲避那个声音，可很快地我发现那个声音离我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响了。

没错。是闹钟在响，随着我的大脑的神经组一片片地活动开后，一个不愉快的结论被迫地让我的思维接受了。

于是沙发不见了，那些黑乎乎的小虫子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那种昏沉沉的痛苦。

对我这种总是习惯于在黑暗中兴奋的人，除了生物钟把我从第二种死亡中解脱出来，任何一种别的形式都将使我长久地把一个词玩味一回：痛苦。

嘀嘀嘀嘀。

我依然闭着眼睛，那个昏昏沉沉的头指挥着那个懒懒洋洋的胳膊向旁边的歪歪斜斜的桌上摸去。随着那个噪音被歼灭掉，我的大脑在那一瞬间里获得了一种舒适感，翻了个身，把滑到脚下的被往脖子上拉了一拉，那只刚刚被支派出去的手迫不及待地又缩回暖和的被窝。昨夜睡得实在是太晚了。再睡几分钟吧。我的大脑发出今天的第二号文件。

别介呀，我说，哥们儿。兹是您先生这眼一闭，别再算着什么五分钟，您再睁眼时那钟的分针只不定又完成了多少个360度转体了呢。

可我实在不愿意抬起眼球上那两片铁一样重的肉皮呀，我的眼睛向我的大脑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无论如何不是现在，不是！

我的大脑向后让了几步：好，好，不是现在，再躺一会吧，但千万别睡过去。

去他的，睡过去又怎么样，在老板一百个怀疑的问题后面总有我第一百零一个机智的回答，怕什么？

我的本能顽强地抵抗着，干嘛老是那么窝窝囊囊地委曲自己呢。

算了吧，别赌气，再想一想这气值得赌吗？我的理性，那个此刻卑微到了有点卑鄙的理性在小声地劝说着。

真没劲！

这次我是真正地把头埋在枕头里了。我曾经有过和别人吵架的经历，那时我可能是不满的，愤怒的，可从感情上受

到的伤害角度讲，自己和自己的争吵绝对是痛苦的，悲愤的。

试想，有个家伙老在你边上低声下气却坚定不移地劝说着你，你钉得住吗？随着说服工作的深入，我的大脑一点点逐渐地从那种浓郁而又沉重的睡意中走了出来。

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在我的大脑最终清醒的那一刹那里，跳进我大脑的既不是昨天晚上下班前那个缠了我的几小时始终也没有得到的计算结果，也不是下班后想以十分钟完成却拖了五十分钟也没划拉出来的那封家信，而是二十年前哥哥总是对着我耳朵吼的那首歌。在那些个战歌嘹亮的冬天岁月里，我的梦境常常被他的革命行动打碎。身上那床暖和的棉被突然间被掀开，在我还未反应过来是地陷进去还是天塌下来了时，他那高昂的童音即兴奋了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

起来，起来，此刻起来的人也许才是奴隶呢，资本主义的奴隶！

我笑了笑。生活常常能沉重出一种绿色的幽默来。

二

太阳可不喜欢孤独，走到哪里总要把那些赖在床上的不想做奴隶的人们给提起来，与那位冷冰冰的月亮先生比，也许它更热衷于在它的画板上调上忙碌的色彩。

我知道我走路的样子很垮，整个机器象是缺了油似的，发僵，临床诊断：睡眠不足综合症。

好在外边的状态比里边的好一点。

多好的一个冬末春初的日子呵。在我推开房东为自己的灵魂而不只是肉体上的安全而精心设计的四把钢锁把自己的

躯体送进外边那充满了生命的世界里时，我给挂在墙上的那张日历一个定义和半个慨叹。

从家里走到地铁入口大概要七，八分钟，这中间我或是用口袋里那个黑色的小盒子把远处的那群苍茫的楼宇发出的带着第一修正案的超物质经电磁转换后，请进我的耳膜；或是下意识地回味着童年时坐在奶奶腿上背诵的那些诗句；或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胸部和腹部之间的那片软组织部，一边感觉着那些块状物和汁状物如何被混合成粉状物，一边悄悄地回想着五分钟前那超一流的作业程序。

三秒钟把一团被子拉成一片被子，五秒到六秒钟之后人冲进洗手间，左手拉开裤子的小门，右手打开洗手池上的小镜子，腾出的左手在两秒钟后抓过牙膏，右手中的牙刷急不可待地凑到牙膏出口处等待着那一公分长的、与人体某个器官创作出相似的那种粘乎乎的产品，接下来牙刷飞快地塞进嘴里，叽叽咕咕，配合着大臂，小臂及手腕的平行动作，我的上下嘴唇，腮帮以及颧骨上的两块肌肉做出各种扭动，曲张动作，然后几乎在左手把裤子前面的拉链做封闭处理的同时右手把牙刷从嘴中拔出来，接着把一嘴的白泡和半嘴的痰都吐在洗脸池里，跟着左手按下抽水马桶的控制钮，右手迅速地移向水龙头，创作了一组早晨洗手间组曲的最后一组噪音。

后来呢？象我小时候老是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奶奶那张满是皱纹的脸问道。后来，我冲进厨房，拉开冰箱，在一分钟之内把牛奶灌进一杯美式冲点里，再把这杯冷冰冰的东西经过温乎乎的嗓子灌进热乎乎的胃里。然后把杯子往水池里一扔，快步走向自己的卧室，在十秒到十五秒之内把电话本，铅笔头，钱包，过期好几天的书，搞不清是前一天还是

前一星期就答应还给回事的一卷录影带和昨天晚上在地铁里没读完的半份报纸，通通扔进我那个没见过多少世面却经了不少风雨的破书包里，然后，……唉，锁门的钥匙呢？于是我开始从左上衣口袋摸起，一直摸到右下裤口袋，从书包的左边一直摸到枕头的右边，哎，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告诉我！混蛋，你躲到哪去了？你知道我找你的时间就是我今天迟到的时间，你知道我现在的脸色不好看，可你知道我进办公室时老板的脸色是什么样子的吗？上帝呀，这小子到底溜到哪去了？就在我对上帝的乞求马上要过渡到对他的咒骂时，他把我的目光拉到了大门上，真是不可思议，那串钥匙竟一直沉默地挂在大门的钥匙孔里！

十秒钟之后，我把大门狠狠地撞上的同时，我既没有骂上帝，也没有骂魔鬼，而是在心里相当恶毒且下流地骂了一句自己。

三

我在一次无聊中数过一次，从我的床头到我的办公桌，我一般要走两千三百多步，而从我的大门到地铁的大门大概占去了三分之二。其间要经过一个韩国水果摊，一个中国饺子馆，一个意大利匹萨店和一个犹太教堂。在曼哈顿东四十三街上漫步时我只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联合国要定都于此？而我从家里到地铁入口急匆匆地走了几趟之后，我找到了一个以上的答案，联合国就是应该定都在此。

我相信手表的平均最高的利用率就是在早上了。今天我既没有吟诵从奶奶的记忆过渡到我的想象里的诗，也没心情去关心从昨晚到今晨这个集中了人类全部罪恶的大都市里发生了是三起枪杀，还是四起强奸，没有，我只是一边看手表

一边加快脚下的速度。

突然！……

又俗了一把！没办法，还是想用这个词。

突然！突然！！

我放慢了脚步，放得很慢，因为，因为我看到了那束浓黑的长发，那个走起来一瘸一拐的背影。

记不清了，多少次看到过她的背影，可我记得清清楚楚，前后有过八次注视过她的脸，四次和她眼睛相遇，两次听到过她的声音。

在人的一生当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事使你久久地陷入一种超越于现实的对命运的思索和理解。

对我来讲，她周围的一切都是谜，非常非常深的谜。

也许她早就出现在我的周围了，只是我从未注意过她。可我清楚地记得，我和她的第一次相遇，也是第一次相视，是在地铁卖票处，她排在我前边几个人的地方，当她买完票转边身来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呕，这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呵！这是一双能让所有异性的大脑在一刹那被震动一下的眼睛。在这里，你用漂亮，秀气，好看这类字眼来描述她给你留下的印象显然是不正确的，当时我的大脑里只剩下一个词，难以置信！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从她右眼角的上部一直到她嘴唇的右角有一条非常非常明显的疤痕，使那张绝对自然完美的脸受到一种绝对人为的破坏。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人宁愿生活在一堆惊叹号和问号之中，我讨厌人的生活中拥挤着一大堆逗号和顿号。

那是一个谜。

那天直到走出地铁，直到听到一声恐怖的枪响，直到看

见人群尖叫着四下里逃开，那双眼睛才再在我的视线中淡化开。

第二次我看见并久久地注意她是在一个周末的日子。那是一个下着雨的黄昏，我一个人寂寞地开着车漫行在纽约的街头上，突然，我在一家很少有人光顾的专门放映外国艺术电影的影院门口看见了她，那天正好在放一部大陆探索派导演的作品。

她一个人走在雨中，没有雨伞，小雨随着风飘洒在她的头上，路边那闪烁着的霓虹灯在她的脸上抹出一片柔和的光影，她若有所思地瘸拐着走在路边。

她是个中国人！她是个孤独的人！当我惊奇地意识到这些时，我到现在依然感到非常奇怪，那时我只是把车无声地开到她旁边，而在她把脸转过来，隔着车窗那双大眼睛和我的视线碰到一起时，我为什么没有把车停下来，拉开车门把她让进来；或是降下车窗来向她问一句什么；或是仅仅在对视的一刹那给她一个自然的微笑。

车子竟一直滑动着，慢慢地，缓缓地和她那孤独的身影拉开了，静静地拉开了……

一个人的一生中，总要带着几个关于世界和关于自己的谜，没有答案的谜。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能理解，那一刻，那个下着雨的黄昏的一刻里，我为什么不能自然地开始一个故事。

自从错过了那个自然之后，在以后的几次再看到那双眼睛之后，我发现那里边明显地掺杂了一些疑惑，漠然和警惕。

说来奇怪，那以后几乎每天我都和她在互相的视线内相

遇，当我意识到有双眼睛跟在我的身后时，我的脚步会突然间不自觉地加快，相反，当我看到她的那头又黑又浓的长发时，我总会悄悄地放慢我的脚步。

当我经过韩国水果摊时，她的身影已消失在犹太教堂，近处那夹着高丽味的英语叫卖声突然间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模糊，而那远处教堂传来的晨钟声却变得那么近，那么亲切。这时我的大脑没有任何思维在运动，有的只是一种感觉在默默地流动。

世界一下子变得那么的安静，安静得有点悲凉，我好像清晰地开始听到自己的脚和地面接触的声音，听到那些在绿色的树叶间轻轻滑过的风的声音，听到那远方苍天里有一种神秘的，模糊不清的低语。

我觉得不管我们周围有多少个生命，多少种喧闹，可我是孤独的，她也是孤独的，人和人，人和世界，人和自己彼此都是孤独的。默默地来，静静地去。

她在哪上班？她住在什么地方？在她那瘦弱的，一瘸一拐的身子里边，在她那条长长的疤痕下面，在她那双总是带着一种忧郁和孤独的大眼睛深处，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当我从教堂边上经过，目光再一次地追到她的身影时，她的身子正一点点地消失在地铁里，象是一个生命正在一点一点地沉落下去。

身边的一辆卡车轰轰地驶过，一阵风划过我的头际，不知为什么，我打了个冷战。

四

八点十九分，我走进地铁入口。

我一直持这样的看法，凡情形要因人而异而不要因事而异。

来纽约不到一星期就被黑人兄弟撬了两次车门的来自美国中部小镇的那个中年人说：“纽约是罪恶的”。

两位前来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东欧代表从联合国总部大楼出来，沿着四十二大街向西漫步了一个小时之后，象大多数第一次接受时报广场精神洗礼的成年男子一样，上边脖子发僵，中间腰部发酸，下面腿肚发软，“纽约是下流的”他们说道。

几位刚从莫斯科，日内瓦和新加坡转了一圈的商人在他们到达这个世界上超一流的大都市后从地铁里爬到地面上来不久，彼此评论道：“纽约是肮脏的”。

一个从肯尼迪机场赶到洛克菲勒中心，从卡内基大厅又奔到哥伦比亚校园的大明星对着那些苍蝇一样的镜头耸了耸肩说：“纽约是疯狂的。”

注意，以上所有的结论都是在来这个大都市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后做出的，要是他们来到这里不是四十八小时，而是八十四天的话，结论肯定会不同，一定的。

你会发现很多人一方面谴责市容的混乱，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在这里你能找到一种独特的和谐；一方面你对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你又会在纽约的深处闻到一种它所特有的风情味；一方面你会对街上那疯狂的奔来驶去的那些出租车有一种烦感，另一方面你又会在那庞大的无所不在的地铁系统感到一种赞许。

纽约不同于别的城市，也不该同于别的城市。

用一句祖先来自刚果树丛中，后代却生长在哈莱楼丛中的居民的话讲，我们纽约就是她妈的纽约，没她娘的什么好

解释。

确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节奏和自己的速度。

与中午那种绷上去的紧张和晚上那种松下去后的疯狂不同，早上的纽约使你在每一个空间里感到有一种压迫，在每一个时间中感到有一种催促。

八点二十分，我把那个纽约地铁专用的金属币扔进入口受币孔。

在我把自己送进那个从黎明到此刻已不知吞食了多少匆忙的生命的这张大嘴里的时候，曾怀有一个小小的念头，希望能在那小小的站台上，用目光再搜索一下那头浓浓的黑发，再远远地看着她消失在车厢里。人的好奇心和人的关切感常表现在人总力图看到一个结局，哪怕是一个消失在人群之中那样一个小小的结尾。可我那个小小的愿望在走下地铁楼梯转过拐角的那一瞬间被彻底地粉碎了。

这里我不想用我们汉语词汇中的什么壮观，残酷之类的字眼，不，我记得第一个跑进我感觉的词是：熟悉。跟在后面的一个词是：亲切！

那种人的喉咙所制造出的噪音，人的肺部所创作出的污浊，加上站台前的拥挤，站台后的肮脏，使每个高等哺乳动物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一种压抑，烦躁和一种窒息感。

可我面前的现实却一下子把我推到一个远远的回忆中去，在那个炎热的，周围毫无阴凉可避的车站上，我提了个西瓜和一群大约可以组成两个加强营的同胞们一起享受着脚下的蒸，头顶上的烤。那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总在怀疑，是不是一群从丰台杀进北京站的外地朋友打昏了车队的司机们，然后劫持了所有动物园里的那些稀有动物，逃到